

力量及勇氣。」¹

此書中，我將分享一些我對猶太民族獨特歷史的想法，因為這關乎兩種人（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命運。縱觀歷史，他們總是因著神彼此相繫，而撒但也總是密謀著要阻撓神對他們的旨意。

我們的目標，是要檢視神對以色列及教會旨意的廣大藍圖、及該藍圖與我們身處的末世之間的關連。藍圖觀點是很概略的，所以每一章都成了一種邀請，需要我們更深入地探討。現今隨著新想法漸漸浮現檯面，改變的契機亦將出現於不久的未來，而其中的一個改變可能是針對基督教教會的歷史景況所作的調整，因為幾世紀以來，它壓抑了猶太人的呼召和特殊性。

這本著作就好比第一道門，門象徵著通往新想法的通道和水流。很少領域會像此書所要探討的主題一樣，充滿了門和水流的概念。不僅如此，《恢復古道》還更進一步地超脫了現狀及宗教觀點。我所懷抱的希望是，這部著作能幫助你步履穩定地去恢復你生命和服事中的古道。

總之，由於猶太民族對於基督教誕生占有一席之地，我祈求讀者能從我們的研究中發現那古老的寶藏——神稱之為自己選民的民族。

赫腓力

作者序

活在恢復之流



《恢復古道》是在我追溯自身傳統遺產的過程所產生的。在這過程中，我更了解我的民族，對以色列也有了新的認識，而那是我終將回歸之地。這部著作也是對人們的一個邀請，邀人們經歷神的恢復之流（restorative streams）。

我們在整部著作中所要檢視的，不是考古學的遺跡，而是教會的遺跡，因為他們已將古老的道路掩蓋住，讓人無法理解最早期的耶穌信徒與其社群最顯著的特色；還有，體制化基督教（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和拉比式猶太教

（Rabbinic Judaism）如何造出他們自己的道路。這些題材之廣泛，足可讓許多作者寫出大量著作。然而，就如同作者心語所提及的，我們的目的是要鳥瞰這些道路，而不是近距離地檢視。我們不想讓重要的先知性景象模糊不清，而錯失了神長久以來的計畫。

因此，我們要透過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關係，仔細地觀察神的計畫，按著聖經發現兩者之間的連結、神對他們個別的呼召、猶太民族與列邦間的關係、以及外邦人與新約信仰中猶太根基的關連。這些都很重要，因為這些是了解神選召之國以色列及將要統領世界的恢復時期（彌賽亞國度）的基石。

二十世紀出現了許多復興（revivals）與覺醒，人心總是嚮往著復興；冷漠、不結果子、心靈發沉的光景，在在都驅使著人們尋求復興。在那樣的景況下，任何人造的噱頭都無法喚醒人心；在十多年前，我自己就曾被捲入那樣的情況。然而，極少復興運動敢宣稱自己能將基督教重新連結於猶太的根源，同時跨越文化及各宗派的藩籬（從靈恩團體到新保守主義者），進而激盪出火花，帶來遍及全世界基督身體的恢復。

為了因應這樣的需求，現今教會文化正由古老元素重新塑造，往昔的許多傳統正在重整：舉凡聖經的節期、羊角號的吹奏、希伯來式讚美敬拜的復興、甚至是在週六守安息日（因為根據誠命，我們要在第七日休息），都深刻影響著教會文化。所以，了解神在此刻的作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

將探討這些新想法的潮流，釐清議題的範圍和目標，以回答下列問題：

- ☆ 這類的恢復如何及為何大量增加？
- ☆ 它將會如何揭露神對今日的先知性計畫？
- ☆ 最後，它將如何使教會無違於她最終的託付——以色列？

教會歷史學家舒瑞（Shurer）的話語適用於許多人，他說出了現今許多肢體的心聲：

「以色列歷史千年以來的無數脈絡，將基督教和猶太教交織在一起。若除去以色列的歷史，或對猶太人自成一格的獨特思維缺乏清楚的了解，就難以明白任何福音故事裡的事件和彌賽亞的講道了。」¹

恢復的內在元素

愈來愈多人明白以色列在末世的角色，以致影響到希伯來文化的復興（Hebraic Renaissance），舊想法因此得以更新——我們正處於突破之中！在這個潮流中，信徒們渴望恢復隱藏將近二千年的事物，並且推動其他信徒回歸信仰中的猶太根基。歷史上，猶太文本常被翻新以適用於反猶太的基督教心態與神學。

因此，正在興起的是現代的基督教希伯來學者（外邦人），他們刻意地存留著早期基督教中猶太文本的豐盛。這種新知並非以猶太人處理事情的既有次序前進，而是反向運轉：從不太了解其猶太根源和妥拉（*Torah*，編按：指猶太律法）之新約聖經的基督身體，回歸到她誕生的猶太起源。因此，對外邦信徒來說，這就像回家一樣；要回歸聖經，重新認識我們真正的祖先（三位族長：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Shelosh Avot: Avraham, Yitschak, Ya'akov*〕）。

想想看，基督教從猶太教而來，因此基督教和猶太教來自同一個源頭。在這過程中，真心對待錫安的有識之士更多了，他們「對以色列這塊盟約之地及其選民懷抱著真誠的愛，也有負擔要用金錢及代禱來支持猶太人的呼召。」這不但關乎以色列這塊土地，更關乎遍及流散各地之猶太人（the Diaspora）的猶太呼召；他們不論在以色列、美國或是列邦，都決意心向猶太民族。

一篇《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二〇〇八年三月廿四日的文章，列出了「十個改變世界的想法」（10 Ideas That Are Changing the World），提到了今日教會恢復事工的核心：「改革運動四處發生，其中之一就是耶穌再度猶太化。」²該文章接著說明：「幾世紀以來，基督教希伯來學的教規主要是由基督徒精心挑選的猶太文本構成。」這強調了現今文化及心靈上的發現，尤其是對於猶太世界中耶穌的新詮釋。

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附加因素，就是彌賽亞領袖（編按：Messianic leaders意指信奉基督教的猶太領袖）日漸頻繁的動作，對恢復事工有所助益。他們透過教導、舉行聖經節慶，幫助外邦信徒找回他們古老的產業。這是猶太人的事奉中不容小覷的一部分，因為這種方式帶著猶太古風，能使人回想起早先的祭司民族與國度。如果外邦教會對此欣然接受並允許猶太人參與事奉，令人興奮的神國元素將浮現出來，且將伴隨著對教會更大的祝福。先知以西結對此祭司職分的描述，甚至超越了我們的世代而直指未來。在事奉之時，猶太人從外邦人所選擇寄居的支派中，將地業歸與他們：

「要拈鬮分這地為業，歸與自己和你們中間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們中間生養兒女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們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樣；他們在以色列支派中要與你們同得地業。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們就在那裡分給他地業。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四十七章22～23節）

隨著猶太信徒身體的出現，似乎有個由神設計的屬靈DNA（spiritual DNA）啟動了我們古老的過去。現今猶太人與外邦人的交融實在是明顯不過了。了解我們所處的時空後，我們不免思想：若沒有古老的過去、若沒有彼此，我們是否還能圓滿達成使命呢？

我們將以這新的理解，檢視這幅歷史拼圖中一些神所策劃的事件，並發現其中往往具有預表性，猶太人與外邦人正是交會於此。在這些時期中，外邦人的影響力舉足輕重，甚至能夠決定自己的福分：「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世記十二章3節）若這樣的論點是正確的，則表示有一種關係精細地平衡著祝福與咒詛。這段話是活生生的，而非靜止、不存在的，亦非過去世代的事。

以斯拉記五章13節，就有一個神所策劃的預表性交會點，記載了一段關於波斯王塞魯士（Cyrus）興起征服巴比倫的歷史。這段陳述極為重要，強調出我們提及的原則：外邦人的事奉。塞魯士王被興起，是要為猶太人明確執行耶利米書廿九章10節所述及的：「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在這裡，塞魯士王是祝福而非咒詛之源。

我們仔細檢視以上描繪的重要關連，則可將其簡單總結為「外邦人事奉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gentile service）。如今，該原則擴張應用到神對以色列的計畫，對猶太人的拯救、彌賽亞的召喚、以及猶太人回歸以色列，並建構了進入重要預表之流的關鍵事實，且適用於個人、政府，甚至各教派。以政府為例，我們細想創世記十二章3節的原則。看看近幾年來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再連結到其後

所發生的經濟災難、天然災害。我們將在第四章「錫安法則」詳述該原則。

神定意選擇以色列

談到以色列的呼召，我們就想到，預言的重要基石是神對她**不可撤回的呼召**（Irrevocable Calling）。她是屬靈領域中最早被建立的，遠早於亞伯拉罕。我們之前提過，沒有任何國家或是新約教會能推翻神給猶太人的呼召或是以色列這個國家。然而，許多人仍視以色列為歷史之謎。在整部著作中，我們將探討造成這謎的歷史情形。

為了幫助許多人明白這種令人費解的觀念，就衍生出蒙神**選召**（election）這個新詞彙，來描述以色列是神的選擇（selection），而蒙神選召就是蒙了**揀選**（chosen）。了解這樣的觀點後，我們將會發現神對以色列恆久不變的應許，並無數次保證她的存留直到未來。

此外，我們不能忘記早先（在亞伯拉罕之前）撒但曾陰謀毀滅猶太人，牠渴望在神的聖山上像神一樣地被崇拜（參考以賽亞書第十四章）。撒但闖入人類歷史的目的，是要毀滅猶太人、暗中破壞神的計畫，將神為人類設立典範的民族從世界奪走，而這個世界也是以猶太人為中心的。我們將會回顧一些反猶太民族的關鍵時期，並將這些猶太歷史的黑暗時期拼湊起來，以回答下列的問題：

1. 是什麼讓猶太人有能力從如此的迫害中重新崛起，創造自己的命運？
2. 為何足以讓其他民族滅絕、就此銷聲匿跡的環境，猶太人竟還能在其中生存下來？
3. 神定意選召（或說神定意揀選）他們的目的為何？

遇見一個新人

我們之前提到，神為猶太人及外邦人設定了獨特的角色，之後我們將會詳細說明。現在我們加上保羅在以弗所書所提及的一個新人奧秘計畫（the Mystery Plan of the One New Man）。神藉由這個非凡的典範，淋漓盡致地傳達出祂的心意是關乎：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關係、他們與教會的關係、以及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以弗所書中有兩處重要的經文：第一，「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以弗所書三章6節）；第二，「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書三章10節）「天上執政的、掌權的」傳達了這段經文的重要性，指的是處高位及低位的天使。這兩種位階的天使都等著看見這非凡的奧秘計畫。他們與人類被指派領受這樣的想法：神要他們觀看祂對於猶太及外邦人的偉大計畫。

欲探究神道之高深，這一個新人必須穿過制式主義

（institutionalism）與宗派主義（denominationalism）的藩籬。這樣一來，我們將會發現我們超脫了保羅的文字與生命，回到了創世記第十七章對亞伯拉罕奇妙的敘述與生命的記載。在那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新人（the One New Man）的第一種原型，以及幾個讓我們了解猶太民族被建立的最佳試金石。想想以下的場景，它具備了一部史詩電影所需的所有元素：

「兩排屠宰好的牲口排列整齊、以精確的方式排列，亞伯拉罕擊退了盤旋空中、等待突襲的猛禽。於是亞伯拉罕進入沉睡，不可思議的事情就發生了——神走到祭品之中，想和亞伯拉罕立下不變之約。神不是與一人，而是與眾人同行。……那一日，神將亞伯蘭的名改為亞伯拉罕：『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參考創世記十五章7～18節，十七章5節）

由以上經文，我們可知亞伯拉罕不僅成了猶太人之父，亦作了外邦人之父。為要使雙方命運全然合而為一，外邦人必須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這完全歸因於猶太人與外邦人以天命相繫，且為一個整體的兩個部分。**整體的**（whole，編按：或譯為「完整的」）一詞意義源於字根

「神聖的」（Holy）。「完整」（wholeness）的意思是：
不分彼此、同一單位、構成全部的事物。

預表的意義充滿了「完整」這個概念，應用在基督教教會上尤其如此。愈接近主的歸來，完整（wholeness）一詞愈等同於即將臨到教會的圓滿（completeness）。當然，這樣的完備和圓滿僅能藉著猶太人的方式而非外邦人的方式來成全。深入思想一下這些話語：「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嗎？」（羅馬書十一章15節）重建這重要的真理後，我們將領悟一個非常可能的事，就是身體正準備迎接這超自然的**完整**。

拉比式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

雖然整份研究中，我們不僅僅聚焦於猶太教，但爲了奠定根基與了解背景的緣故，我們仍需要知道猶太教在哪裡出了差錯、以及神與猶太人之間如何開始隔了一道分裂之牆。其中一件便是在第二聖殿被毀壞後，新的屬靈中心成立。西元七十年，羅馬軍隊圍攻耶路撒冷，猶太人與猶太教面臨著可能被全數殲滅的歷史事件之一。

約哈南·本·撒該拉比（Rabbi Yochanan ben Zakkai）是當時的屬靈領袖，他深知抵抗無效。根據傳說，撒該的跟隨者將他以棺材裝運出城謁見羅馬司令官，這司令官答應讓他祕密地離開耶路撒冷。撒該拉比領著一群聖賢，來到了古城雅弗尼（Yavneh），在那裡設立了新的學校以供學習。

雅弗尼地點靠近耶路撒冷東邊的雅法城（Jaffa），又位於亞實突（Ashdod）與亞實基倫（Ashkelon）之間。³

他帶領雅弗尼成了新的屬靈中心，一個偽耶路撒冷，並重整了律法問題。合法的屬靈統治方法散播至整個猶太人大流散之地，四散的猶太人開始將雅弗尼視爲指引和領導的中心。由於聖殿被毀，牲畜獻祭不再可行，撒該本著善行和對摩西五經的研究，創立了一套替代制度。他告訴跟隨者，這些要素更討神的喜悅。他推動以禱告代替聖殿獻祭時，顯然是受到了先知何西阿的影響，但誤解了這段經文：「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何西阿書六章6節）所以他說：「我們將以嘴唇獻上禱告，取代公牛獻祭。」

撒該拉比的新方法帶來的後果，使猶太教改了樣貌：一、他領猶太教行於一條遠離以血獻祭之道，當然血祭已由耶穌完成了。隨著猶太人遠離了以血獻祭兩千年之久，猶太世界從前必要的血祭概念和以血贖罪之需求，成了外邦基督徒的獨家起源。

二、他使猶太人不再與神親密交流，像是眾先知、士師、祭司，以及如摩西和約書亞般的救贖者曾給他們作榜樣的，而徒然留下外在的形式及對摩西五經與許多佳作的儀式和研究，這也成了猶太教的特點。歷經這樣的早期變遷和重整，現今猶太教的拉比制逐漸成形。

體制化基督教 (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

在教會和猶太人的歷史中，體制化基督教和猶太教都一直遭到誤解，《恢復古道》主要聚焦於基督教教會、她通向制式主義的路徑、以及她如何孕育出反猶太思想，而高築了與猶太人分離之牆。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今日所知的猶太教（拉比式猶太教）和「體制化基督教」都是脫離正軌的說法。「脫離正軌」（aberration）就是偏離了正道。問題是，究竟偏離了什麼呢？他們都偏離了神國的結構及其在地上的治理，所有的教派皆是如此。無疑地，耶穌來到世界上並非為了設立機構及教派，而是為了建立天國。

這裡我所說的天國並非大家所想的那種天上的靈界國度，而是有樣式和結構、將來會存在於地上的國度。若我們思想這個將要到來的國度，再與今日的宗教制度相比較就會發現：「歷代的基督教觀點」和那與彌賽亞初次降臨息息相關的「猶太政府觀點」之間有基本上的差異。

早期猶太社會的觀點認為，彌賽亞的初次降臨是爲了恢復實質的以色列政府，而非爲了在天上等著他們的事物；這些早期的猶太人焦急地等待以色列國的「復興」（restoration，編按：本書原文中的restoration及其動詞restore依作者原意，可譯爲「恢復」或「復興」，意思與revival〔復興〕相近，在美國這兩個詞彙的意思皆可

互通）。此外，他們早期的社會還是個「恢復型社會」（restorative community），早期的猶太信徒團體已經開始在恢復猶太社會與列邦間的關係、列邦與猶太社會根源間的關係、以及古代羔羊血與彌賽亞的血之間的關係。但恩·賈斯特博士（Dr. Daniel Juster，《當號角響起——神對以色列、教會的末日計畫》〔Israel, The Church, and The Last Days〕共同作者，中文版由以琳書房出版）將這第一批猶太社會稱爲「橋樑社會」（bridge community），一個即將在新的屬靈景況中爲猶太教作示範的社會。

我們也可以重新看待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早期猶太社會將其視爲一個需延伸至列邦的任務；這些猶太人在歷史脈絡中對自己角色的界定，與後來基督教教會自訂的角色不謀而合。在這部著作的後面部分，我們將會更加了解這項使命宣言，明白它要如何運用於以色列及基督教教會。

最後，我們要仔細研究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的生平，這位神的僕人非比尋常。在約翰終於得以一償宿願，展開建立教會與靈性橋樑的傳道事工之前，神的默示已沉寂了四百年。由於以色列未能跨過這座橋樑，使得猶太教成了我稱之爲「留待下回分解的宗教」（cliffhanger religion）⁴：人們仍在上個時期的邊緣，等待著某人帶他們過橋。當然，這個特別的人一直是兩千年前的那位彌賽亞。

改變的機會

在現今這種新的啓示和恢復潮流之中，引人爭議的疑問自然會浮現。當基督的身體發現體制化基督教與天國之間的差異時，會發生什麼事呢？當人們發現基督教機構裡和其教導之中，竟有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邪惡根源時，又會怎樣呢？還有，與其說從福音書明明可知是猶太人反對基督教教會，倒不如說是教會本身就排斥一切關於猶太的事物吧？花些時間想想，這些問題可能在你內心激盪出始料未及的回應。

如我們先前所述，這世界仍視以色列為歷史之謎，而基督教教會仍舊難以接受以色列擁有不可撤回的呼召。所以，本書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闡明擁護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的奮鬥，並顯明即便猶太人或以色列置身最黑暗的時刻，神無可抗拒的同在也未曾遠離他們。同樣地，我盡我最大的能力說明，反猶太的思想入侵教會是造成猶太人處境艱難的重要因素。

結論是：《恢復古道》為體制化基督教的未來生活、即將來到的彌賽亞國度、以及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關係提供了新穎的觀點，因為雙方的命定無法言喻地彼此相繫。你將在這部著作中發現命定的時刻（kairos）⁵，天地將合而為一，而讀者也將有機會恢復自己生命中的古道，更新見識與信仰。

第一部

